

Emir Kusturica

Où suis-je dans cette histoire?

这是关于我一生的故事，
而唯一没有提到的人，是我自己

我身在历史何处

〔塞尔维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著

苑桂冠
译



两获金棕榈奖
前南斯拉夫导演
执笔亲撰回忆录

关于消逝的历史
与永恒的爱

Emir Kusturica

Où suis-je dans cette histoire?

我
身
在
历
史
何
处

[塞尔维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著

苑桂冠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身在历史何处 / (塞尔)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著 ;
苑桂冠译.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10
书名原文: OU SUIIS-JE DANS CETTE HISTOIRE
ISBN 978-7-5561-1738-3

I. ①我... II. ①埃... ②苑... III. ①传记文学—塞
尔维亚—现代 IV. ①I54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6722号

OU SUIIS-JE DANS CETTE HISTOIRE by EMIR KUSTURICA
Copyright© 2011 by Editions Jean-Claude Lattè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著作权登记号: 18-2016-149

我身在历史何处

WO SHEN ZAI LISHI HECHU

[塞尔维亚]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著 苑桂冠 译

出品人 陈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彭富强
装帧设计 周伟伟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410005)
网 址 www.hnppp.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738-3
定 价 69.00元

版权专有, 未经本社许可, 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0261288

目 录

开 篇	绝不向遗忘屈服	001
第 一 章	土地与泪水	007
第 二 章	第一次,未见铁托	025
第 三 章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053
第 四 章	上即是下,天即是地	073
第 五 章	被中断的电影处女作	091
第 六 章	当爱情降临	129
第 七 章	麻醉伤痛的捷克人	145
第 八 章	谢谢你,费里尼	165
第 九 章	逝者是酒精的大敌	197
第 十 章	电影都有阴暗面	217
第十一章	柔梦	237
第十二章	再见了,心爱的故乡	253
第十三章	我身在历史何处	261
第十四章	永别萨拉热窝	317
第十五章	《地下》记事本	339
第十六章	戛纳的一场闹剧	365
第十七章	你属于谁,我的孩子	385

开 篇 |

绝不向遗忘屈服

EMIR KUSTURICA

NE JAMAIS CÉDER À L'OUBL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人生来就会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遗忘逐渐成了人类的一项基本艺术。人总有些思绪是受激情支配的，倘若遗忘这个君王不能弱化这些思绪，不能让它们恢复理智或是变得井井有条，那我们的大脑可能就只是一个简单的集装箱了。如果没有遗忘，我们还能睁开眼迎接新的一天吗？乌云尚且能遮住太阳，如果遗忘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掩盖我们生活中的不幸，我们只得将苦痛看作灵魂无休止的流露，若事情真是这样的话将会发生什么呢？要想活下去也许是不可能的了。至于那些巨大的欢乐亦是如此。如果遗忘不能将快乐麻痹，我们最终会变成疯子。正是遗忘减轻了失去爱人的痛苦。假设你和另外一个男孩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课间休息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在操场上给了你一记耳光，并因此获得了女孩的芳心，这时，只有遗忘才能够抚平无法挽回的爱人带给你的伤痛。时间逐渐消逝，相纸上的涂层晕染了照片，而伤口也慢慢结了痂。

人是如何感受历史中那些巨大灾难的呢？又是怎样度过那些灾难的呢？无论是在灾难前还是在灾难后，遗忘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因为看到大众是如何能够忘却历史动乱的动机，又是如何轻而易举地把日后精心编造的解释当作事实，我将遗忘从因果原则中除了名。波斯尼亚战争之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主义分子得到了拥戴，好像他们是多民族波斯尼亚的伟大捍卫者，以此来迎合那些大国的军事和战略企图；然而处于所有边缘地位的受害者却压根儿没被当回事，当然曾为上面提到的企图服务的那些人则另当别论。因

此我从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遗忘就像一扇闸门，通过这道闸门我们排出关于过去的繁重而讨厌的思绪，关于未来的思绪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清除。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会有什么改变。

经历了巴尔干战争的灾祸，经历了塞尔维亚的炮火，就连我自己也开始练习着遗忘，至少是练习着驱逐萦绕在我心头的思绪。就在事情刚有点进展的时候，我在家中招待了一位电影批评家，20世纪90年代，他在好莱坞可是个能呼风唤雨的人物。是他让我突然意识到遗忘可以凭借对真相的无知而存在。当时正值库斯腾多尔夫国际电影节。一天，乔纳森打开电视机看到一档英文播报的俄罗斯节目，这个节目让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恰逢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电视里播放的是一部纪录片。由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找到我对我说：

——我一直都以为是我们，是美国人，将欧洲从纳粹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但是照我刚看的俄罗斯节目来说，没有他们，这场解放根本完成不了？！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俄罗斯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这倒是真的，只不过2500万人丢了性命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刻意将语气伪装成很随意的样子，就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而不是火上浇油。

我生怕我这位贵宾会为我的话感到不满，会猜想我是要指出他有多么无知。他脑袋里的空白显然是长期受到误导而

造成的，但是习惯带着这样的空白生活就无药可救了。如果想从这个深渊中爬出来，很可能会就此打开怀疑全世界的突破口，那时你甚至可能会怀疑可口可乐、汉堡包、好莱坞的存在是否合理了。

——忘了你刚才听到的真相吧。如果你非得仔细考虑这个不争的事实，你就得穿过修理思绪和知识的车间，这会直接让你走向精神错乱的。带着那些你习以为常的观点继续生活吧。

我友好地向他建议道。

看样子他并没有听明白我的话，但他还是露出了一个大大的微笑表示赞同。

经过一番思考，我对自己说：我写这本书还是对的。最起码能留下关于我这辈子的一点资料。俄罗斯人民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却落得这样的结果，以后完全可能会有人把我说成个面包师；更糟糕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只是个冶金工人了。

这位来自好莱坞的朋友让我对遗忘的永恒特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我不禁在想有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比如说我们的酸奶油是时间发酵的杰作，可是在它出现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这类东西，但霉菌的存在明明比酸奶油要早啊。要想解开这个谜，首先得弄明白为什么战争通常都会接着大灾难而来，为什么人们只有在这些巨大的动荡之后才会有惊人的发现。为什么二战之前抗生素没有得到应用？它不也是藏在霉菌之中的吗？这个秘方曾一直被遗忘囚禁着。记忆是遗忘的前厅，它并没有给神秘留出一条门缝，因此神秘便无法穿过记忆的迷宫，最终也就无法受到理智的支配。

危机和战争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变成了一种获取慰藉的方式。因为，如果没有遗忘，人如何能够适应当代世界的堕落思想？如何能够接受借着人道主义的名义发动战争的行为？如果你属于这样一个小群体，大家拒绝默默接受大国的意志，在世界格局重组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仍固执自问“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这些大国会向你们投出炸弹，还美其名曰“仁慈天使”。在这之后的适应过程中，遗忘就会发挥它的决定性作用了。我们越是急着忘却眼前的东西，就越是会急着向第一人称单数的“我”提出这个著名的问题：“在历史长河中我身处何处？”这样，我们前进得也就越快。生活中亦是如此：我们越快忘记课间休息时操场上的那记耳光，就会越快获得一份新的爱情。然而遗忘同时也把稍许的记忆封锁了起来，而这一部分可能正是支撑历史的重要元素。这可不仅仅是打架弄伤的鼻子那么简单。

当我十几岁的时候，纽约、伦敦和巴黎这些大地方的青少年会排队去买披头士（Beatles）、斯普林斯汀（Springsteen）或是迪伦（Dylan）的新唱片。而现如今，年轻人排队购买的却是iPhone4。遗忘再一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们把迪伦的唱片塞到了遗忘的地毯下，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活得更加轻松。在这个世界里，物才是引力中心，它取代了那些我们曾经偏爱的、歌唱爱与自由、反抗不公的英雄。还是遗忘，是它迫使我们接受科学文化的基本原则，而这种文化势必会把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埋葬在博物馆的地下室里。当然，那些为iPhone发专利证的人肯定没有站在人类

本性倾向的角度对这一精巧的仪器进行过思考，但遗忘确实对他们有所帮助。在被遗忘统治的房间里，总有一块空地用来安放那些被时代遗忘的英雄。

我认为遗忘是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原因，但我绝不会向遗忘屈服。现如今，有多少人屈从于笼养鸡一样的社会制度啊，这些笼子里的鸡，它们的记忆永远只会停留在上一口吃掉的食物上。有人甚至利用遗忘创造出了历史终结论，这一理论曾在20世纪90年代征服了整个世界。自由资本主义的鼓吹者想让我们断绝与自身文化、身份的一切联系，好让我们也被卷入科技革命的旋涡，让我们相信这样能够疏通我们命运的河道，能让我们生命过程的调节器运作起来。这种狂妄的企图唤醒了我心中的一种渴望，我要留下该记住的，清除该忘记的。

我希望写一本书，整理一下有记忆游走的灰色牢笼。幸亏写作天使教会了我如何思考如何讲话，我打算从这一堆记忆中抽出本不应该永远被隐藏下去的东西，就像被乌云遮蔽的太阳。在我与世长辞之后，如果有一天我的某个后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同我建立起一种联系，以期望揭开他的身世之谜，那么这时候如果曾经震颤我灵魂的所有东西因为我的死而再也不能被接触到，恐怕就不太妙了。

我不希望人们对我有何误解。也不希望我会遭受这样的命运：朋友和家人一遍遍地拨打我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他们并不知道我已不在人世，在不知打了多少通电话之后，他们听到的只有自动答录机里面传出的一个女人的声音：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I

第一章 |

土地与泪水

EMIR KUSTURICA

LA TERRE ET LES LARMES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1961年，尤里·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太空飞行第一人的这次飞行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加加林身后还有一个专家团。而我上学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落到了妈妈一个人肩上，因为爸爸那时候去贝尔格莱德出差了。我的妈妈桑卡生好炉子，烧热水，把我放在一个大圆盆里。当她往我的背上打肥皂时，我听见她哭了。

“桑卡，你哭什么呀？明天要去学校的是你还是我呀？”

“我没哭，儿子。”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道，“我只是有些难过。从明天起，就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流泪，但是说到新的生活，第二天一大早事情就变得明朗了。

我朝学校走着，眼睛一直盯着路上的石阶^①，感觉石阶像是浮在水里一样。那场景就像萨拉热窝电视台播出的一段幕间剧，导演是杨·贝兰，音乐则用的是沃伊娜·科马迪纳的曲子。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潜水员，而不是一个初次去学校的小孩。我知道自己的样子很可笑。我穿的是一件黑色缎子做成的罩衫，袖子太长，这给我造成了困扰。我把袖子挽起来企图将它变短，可惜只是徒劳。因为料子太滑，袖子也就重新回到本来的样子。尽管学校离我们住的一间半大小的公寓只有三百米，可是这段路程似乎怎么走也走不完。我甚至觉得加加林飞到太空都要比我走到哈桑基基奇小学快得多。

^① 在萨拉热窝的老城区，斜坡路上通常嵌有石阶，以便人们通行。

正当我们在院子里等着第一堂课开始的时候，一个肥头大耳、长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走过来，提醒新生小心会被街角的小混混欺负。这个家伙因为读过三次九年级而出了名。是“差别”这个词的意思害得他升不了级。当一个老师问他：“一只鸡和一头牛的差别是什么？”他回答说：“我知道鸡是什么，我也知道牛，但我不知道差别是什么意思。”

这个呆头呆脑的家伙想保护学生们的意图让我很感动，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得把自己的点心给他。

他伸出手，等着我给他买羊角面包的钱。

——喂，你，大脑袋，我跟你说话呐！你是傻还是怎么回事？

——嗯？我吗？

我装出一副傻样儿说道。

——你看见你的脑袋瓜了吗？！得拄着拐杖走一个暑假才能绕它转一圈吧！

所有的学生都笑了起来。我把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家伙一把推到了石灰粉堆里——这是工人准备翻新学校外墙用的。然后我急忙跑到楼里去了。一想到这个大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我感到非常害怕，都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了。突然，我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心中原本的那份惊恐随即变成了微微的担忧。接下来的一切仿佛发生在童话世界里：

——我爸爸是南斯拉夫军队反间谍处的上校。

我曾经从爸爸那里了解过什么是间谍，我也知道军队是什么意思，但我不知道反间谍指的是什么。我就是个傻瓜，

随时可能变成这个专制小君主的囚徒。

——我爸爸在被调来萨拉热窝之前给铁托养狗。

——他有几只狗啊，那个铁托？

——不知道，爸爸从来不跟我们聊他的工作。今天他会来学校门口接我，我刚才看见他从这路过了。你有危险。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击中了我，就像是早晨妈妈打开灯想让我醒来时一样新奇。我还想睡觉，但我成功地把惺忪的睡眠转化成了一抹微笑。我早就明白睡醒很重要。我想说的是比起死睡着，还是醒来比较好。而这个斯内扎娜就像闹钟。她的出现在我身上起了作用，这种作用要比看到红棕色头发那个家伙突然蹿出来带给我的惊吓更有冲击力。

当我排队买羊角面包时，身后的学生开始抗议。他们不耐烦地吹着口哨，而我呢，我却只听到自己的心跳。我看到的也只是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和一头金色的长发。斯内扎娜的发色和她妈妈的一样，这个斯洛文尼亚女人总会慌慌张张地钻进戈里察街区弯弯曲曲的小巷子。正是从她身上，街上最大的男孩子们大受启发，创造了一套属于他们的爱情理论：

——比起那些走得慢的女人，走得快的在床上会更棒！

——这纯粹是傻话，生活中慢性子的女人在床上才会更快！

——说的好像速度有多重要似的！小兄弟，质量和技

巧，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戈里察这帮混混儿们中间冒出了第三种声音。

这样的争辩会越来越激烈，而且通常情况下，对性问题持不同观点的派别甚至会动起手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在床上快就非要走得慢，走得慢就会在床上快呢。这让我联想到老虎捕食，它会先慢慢接近猎物给它一爪子，然后再把它吃掉。可有一点，这里说的可不是食物的问题。你可以认为我更倾向于鼓吹上床之前走得慢的女人床上表现更棒的观点。可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性”这个字的发音很像一种饼干的名字^①，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它，但是我却记不住它的含义。那些男孩子会盯着斯内扎娜的妈妈直流口水，朝着她吹口哨，可他们很怕她的丈夫。当这个身高两米的蒙特内哥罗军官从部队回来的时候，混混儿们就会赶忙跑掉，躲在大楼的门厅里。他活脱脱像是从《晚间新闻》里走出来的人物，场景肯定是这样：一个团的士兵在机场等候随时可能到来的铁托同志，而他正在仔细检阅这些士兵。我们这栋楼和院子深处的槐树之间拴了很多绳子，人们把床单晾在上面，我看着他拨开床单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似乎他只要打一个喷嚏，这棵槐树上所有的叶子都会掉下来，秋天也会提前到来了。他实在是太强壮了，这个斯内扎娜的爸爸。

^① 文中提到的饼干名为keks，与sex发音相似。

渐渐地，我从家到学校要比加加林到太空快得多了。我像离弦的箭一样跑上斜坡路，然后不耐烦地跺着脚等铃声响起，因为到那时我就能看到斯内扎娜了。我的时间观念当然多种多样：上学的路可以和加加林飞向太空相比，但是放学的路就会让我联想起电影里的慢镜头。斯内扎娜的爸爸牵着我的手。他的眉毛好似戈里察街区穷人家房子外面白铁皮做的遮雨板。为了隐藏起我的害羞，我数着步子来计算我们在街上的行程。这样一来，我就能避开斯内扎娜爸爸的目光了。当我抬起头的时候，觉得他是站在维斯米斯奇纳大街南斯拉夫航空公司的摩天大楼上对我讲话——这个男人真是太高啦。

“你这个小家伙，谁都没法让你烦恼！”

当他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偷偷地笑了起来，真希望回家的路比加加林的旅途还要长。

斯内扎娜在一年级D班，因为她们班在三楼，我只有在大课间才能看到她。时间很短的课间休息时，老师不让我们到走廊里去。我期待能够在漫长的梦里见到她，以此来抵消白天见不到她的沮丧。夜里，当我难以入眠，想着她我就会心跳加速。

因为担心我对学习缺乏兴趣，妈妈会定期去参加家长会。为了不让她在其他妈妈面前没面子，老师用这样的话结束她们的谈话：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桑卡同志。雷马奇·斯拉

维察说道，如果他真是傻，对我来说反倒更好办了。但现在的情况是，除了尽量激发他的兴趣之外，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是我一个人，我真的应付不过来。我只要一开口，他爸爸就会很冲动。那帮游击队员已经够让他烦的了，在他面前我最好还是闭嘴。

有时候，爸爸会延长出差时间，回家也自然会比预想的晚一些。回来之后，他就得重新适应家庭生活的条条框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桑卡会把所有重要的消息告诉他，尤其会提到我不是班上最好的学生。

“他会慢慢进步的，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爸爸在睡着之前回答道，他得把之前的不眠之夜都补回来。

对于我来说，学校里的很多事情我并不清楚。我不明白应用技术的启蒙课究竟有什么用。直到有一天老师对我们说：

“孩子们，做你们想做的吧！你们自己选主题。”

于是我决定做一个客轮的模型，名字就叫“泰坦尼克”，我之前看过同名电影。这部电影本来是一部悲喜剧，但对我来说，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悲剧。

当我在警察之家电影厅吱嘎作响的座位上坐好时，妈妈